玄心洞见 妙赏深情

——走进《世说新语》

魏晋是个乱世。政权更迭，名教失序，士人常要面对生死无常。《世说新语》记下的是魏晋士人在这样的处境里如何自处、如何对待他人、如何面对得失，这些选择未必圆满，却真实记录了个体在乱世中安顿自身的方式。读《世说新语》，既要看故事，也要看故事背后的人，看人背后的时代和社会。我们选择了4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进入《世说新语》，它们共同关心的是：今天的人怎样走进《世说新语》，又怎样借《世说新语》照见自己的内心。



宁作我

□涂俐娜

世人品读《世说新语》，多沉醉于魏晋名士的恣意洒脱，羡慕他们的超然风度。然而，那些动人的魏晋人物故事并非太平盛世的风雅点缀，而是动荡乱世之中的生命觉醒，是魏晋风度淬炼出的一道道精神微光。想要真正读懂《世说新语》，必须先读懂它背后那满目疮痍的悲凉。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极具撕裂感的时代，司马篡魏、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南北朝分裂……连年战火不休，政权更迭频繁，固有的社会秩序走向解体，伦理名教轰然崩塌。在虚伪名教与残酷乱世的双重挤压之下，世人既无法掌控生死，也无力左右时局，无数名士不可避免被卷进政治旋涡，身不由己是人生常态，压抑与无常则是镌刻在这个时代里最沉重、最冰冷的底色。

“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对死亡有了更深的思考和理解，对生命存在的意义有了新的探究，开始向内探寻生命价值和精神自由。他们不再盲从世俗的礼法标准，不再被传统的人生价值观所裹挟，开始更加注重个体生命内在的气质、才情、格调、个性，敢于打破教条桎梏、挣脱世俗枷锁，以通透放达的人生姿态对抗乱世的荒芜，造就了独属于魏晋时代的精神风度。

殷浩一句“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道尽了魏晋风度的核心真谛。如今，有的人困于世俗评价、囿于他人眼光，在攀比或他人非议中反复拉扯内耗，而千年之前的魏晋名士早已跳出这座“精神的围城”。他们向内求索，以独立人格立身于世——人之一生，最珍贵的就是守住本真、见心见性。

阮籍在晋文王面前“啸歌酣放自若”，一句“礼岂为我辈设也”更是显出名士的旷达；“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王子猷，雪夜访戴时遵从内心的声音，诠释了“过程就是最大的意义”；嵇康临刑东市，神气安然，从容抚琴，一曲《广陵散》是他用生命诠释为自己的思想信仰而死的绝响。魏晋士人或以狂放避世，或以从容自守，或以赤诚抗争，在黑暗的历史洪流中守住了纯粹的自我。

如果说坚守本心是魏晋风度的立身之本，那么宠辱不惊、从容自持的胸襟格局则是魏晋风度之上的精神升华。谢安泛舟海上，狂风骤起、巨浪翻涌，众人“色并遽”，唯有他泰然自若、吟啸如常，不为险境所扰；淝水之战大获全胜，捷报传来时谢安正与他人对弈，看完书信依旧“默然无言”，他人询问后答曰“小儿辈大破贼”，全无半分骄矜狂喜之态。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皆是历经风雨后的沉稳通透，是超越得失、不惊荣辱的精神格局。

时代流转，风度长存。品读《世说新语》，让我懂得了“宁作我”才是人生中最具探寻价值的课题：于浮沉中从容自持，于得失中安然自守。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小学教育集团南京路校区）

赞赏的境界

□刘佳傥



《世说新语·赏誉》一节作为魏晋人物品评风气的集大成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赞赏”的丰富镜鉴。于今观之，仍可照见当如何赞赏他人又当如何面对他人的赞赏，其分寸与境界令人回味无穷。《世说新语》记载了魏晋名士对人的品评，范围涵盖品德、才情、容貌、风度、清谈等方方面面，从中我们可以提炼出赞赏的三重境界。

第一境：真诚见微，赞在实处。魏晋名士的赞赏并非空泛恭维，而是基于细致观察的精准判断。比如，王戎赞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妙在点出山涛“朴拙中藏珍宝”的特质；郭泰评黄宪“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不直接夸赞其才德，而是用“万顷碧波”的意象让人顿生向往。赞赏之要义在于“见微”二字，《中庸》有言“致广大而尽精微”，赏人亦当如此——唯有于精微处体察，方能在广大处立论。

第二境：引喻设譬，赞得风雅。魏晋名士擅长以自然意象喻人品格，使赞赏更近乎诗。比如，评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评郑原“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评王衍“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评庾亮“丰年玉”，评庾翼“荒年谷”……这些赞赏自带画面感，令人闻之如见其人。此一传统实可上溯《诗经》“比兴”之法，以物喻人、以景状德本就是中国诗教的根脉。

第三境：适时而止，赞有余韵。《世说新语》中王导赞周顗“嶷如断山”，仅仅四字而周顗气度自现；王献之遇客评其书法，仅微笑示之，反得“萧散自得”美誉。最高级的赞赏反而是克制的，老子云“大音希声”即是如此。

生活中我们免不了得到他人赞赏，关于“被赞赏者”该如何自处，《世说新语·赏誉》中最精彩的案例莫过于王献之与谢安的那段对话：

王献之对谢安说：“您实在是潇洒。”谢安的回答很妙——先谦逊地说“我不潇洒”，随即话锋一转：“但您的评价最得我心，让我身心舒畅。”

二人的应答包含了两层智慧：一是谦逊而不自否，守住自我认知的边界；二是肯定对方的善意，使赞美成为双向呼应。谢安既未得意忘形，也未过度自谦以致尴尬，其“身不萧洒”乃是清醒的自知，其“君道身最得”则是对赠言者的回应，此举与当时魏晋名士中互相吹捧甚至“借赏誉以邀声誉”的习气形成鲜明对照。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疏》中对“赏誉”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以殷浩为例——殷浩被朝野誉为“管仲、诸葛亮再世”，简文帝、王导、谢安等名流众口一词推崇，结果其北伐连年惨败，“师徒屡败，粮械都尽”，终“速晋之亡”。余嘉锡由此感叹：“晋人之赏誉，多不足据；如殷浩者，可以鉴矣！”这一针见血之论道出了赞赏文化的另一面：当赞美沦为圈子内部的互相标榜，脱离事实而成溢美之词，便不再是真诚的欣赏，而成了“植党树势”的工具。

其实，赞誉文化在中国典籍中绵延数千年，一条清醒而风雅的脉络从未断绝。《诗经·大雅》中“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已见以诗美人之风；孔子赞颜回“贤哉回也”，一“贤”字而境界全出；《论语》谓“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则告诫赏誉须有准则，不可因人而滥誉……至《文心雕龙·才略》品评历代文人，以简驭繁，精准捕捉每个人的神韵，堪称文学批评的典范。比如，论张衡与蔡邕“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用竹子与柏树、黄金与美玉作比，生动言明此二人风格相异却气节同归；论嵇康“师心以遣论”，形象地描绘出嵇康作文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的特点。

真正的赞誉传统应建立在识见与审慎之上的文化判断——真诚见微，不说空话；引喻设譬，不说干话；适时而止，不说废话。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郴州市苏园中学）

古典微光

□邵宇辰



在平日的语文课堂上，我喜欢与学生一起通过古诗文窥探古人的生活图景。学生总会在课下围着我问：“那些古代的文人，平时都在做什么？”看着他们对千年前的生活满怀好奇，却又因文言文的阻隔而心生犹豫时，我心里生出一个念头：不如利用在校的散碎时间，带他们一起读读《世说新语》。这个选择源于我求学时对书中魏晋风骨的偏爱，也因为书中有些篇目本就与语文教材相呼应。我想带学生去认识魏晋时代那些率真、可爱又有些“怪”的名士，让他们在笑过、想过之后明白：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朋友的真诚、对美的敏感，以及面对逆境时的从容，永远是生命里最动人的东西。

面对10多岁的孩子，若一上来就讲门阀政治或玄学风气，无异于隔靴搔痒。这些年，我更习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带路人”，希望从更具温度的切入点引导学生“顺藤摸瓜”。《世说新语》的故事大多短小精悍，镜头感极强。我往往把宏大的历史背景隐去，先带学生去看古人生活中的轻慢戏谑，当他们发现千年前的名士也会开玩笑，也会在雪夜乘兴而去，便能在会心的笑声里卸下对文言文的防备。

课堂上，我不急于让学生解释字义，而是鼓励他们去“咬文嚼字”感受氛围：读到谢道韫的“未若柳絮因风起”，便闭上眼睛想象漫天大雪化作春日柳絮的浪漫；读到王子敬走在山阴道上赞叹“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就顺着文字远眺，体会言语自带的诗意。名士在困境、诱惑、生死面前展露的坦荡，更是照见当下的镜子，我常抛出没有标准答案的讨论，比如“如果你是荀巨伯，你会逃吗”“如果你是顾荣，会把肉分给侍从吗”……在跨越时空的辨析中，学生将古典人格与现实自我对照，完成了从文本理解到价值观建立的过渡。

在感知德行之美时，我们常在琐碎日常里寻觅真情。教学《管宁割席》时，我没有直接下结论，而是带领学生通过分角色朗读与动作模拟的形式，捕捉管宁、华歆两人面对金子和轩冕时的细微心理。管宁“读如故”是对功名利禄的彻底漠视，华歆“捉而掷去”“废书出看”则满是动摇。学生在模仿中一下子读懂了管宁割席断交的决绝，那是一种对人格独立性近乎执着的坚守。在教学《顾荣施炙》时，我抓住了那句“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还原了当时高朋满座的宴饮场景。当顾荣将自己的烤肉省下来递给神色疲惫的侍从时，我让学生写下侍从当时的内心活动。一个学生写道：“那一刻，他递过来的不只是一块肉，而是一份将我当成‘人’来看待的尊严。”

在领略言语之巧时，我希望学生在《世说新语》敏捷应变的故事中读出智慧。拜访李元礼的10岁孔融展现出了惊人的情商和逻辑，我在课堂上设计了即兴对答环节。面对李元礼的追问，孔融妙借孔子与老子的渊源化解尴尬；面对“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冷嘲热讽，他一句“想君小时，必当了了”反客为主。学生在分组扮演和推敲中，不仅体会到带有一丝锋芒的应变智慧，而且感受到汉末名士言语间的自信和机敏。在教学《咏雪》一课时，我播放了一段舒缓的古琴曲，带着学生重温那个“寒雪日内集”的冬日。面对纷纷扬扬的大雪，学生细细品评“撒盐空中”与“柳絮因风起”的区别，大家七嘴八舌地说道：“撒盐太重了，直直掉下来没有灵气；而柳絮是轻盈、随风起舞的，仿佛把冬雪写出了春天的生机。”那一刻，谢道韫的才情与文字的意境美在学生纯真的感官里得到了最完美的复苏。

在体悟雅量与排调之妙时，我们则在极限与幽默中看见风骨。《荀巨伯远看友人疾》一文带着紧迫的剧场感——胡贼大军压境，全城百姓仓皇逃难，唯独荀巨伯守在病重的友人床前。重现对话时，面对“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的质问，荀巨伯平静答道“宁以我身代友人命”，学生在热烈讨论后得出结论：他当然也怕死，但在生死关头，他把对朋友的信义看得比生命更重，战乱年代的风骨在这一刻力道千钧。

相比之下，幽默欢快的《排调》篇则展示了士人骨子里的松弛和优雅。讲到王文度与范荣期同行推让，王文度调侃“簸之扬之，糠秕在前”，范荣期立马反唇相讥“洮之汰之，沙砾在后”。我带领学生分析这两个打比方的精妙，一个用筛米，一个用淘沙，互不相让却又极具修养。学生在欢笑中体会到魏晋士人妙用比喻的智力游戏，也触碰到那份独特的名士风度。

回首这些年在讲台上陪学生读《世说新语》的日子，我常常感到一种深刻的幸福。这不仅是一趟文言字词的积累之旅，而且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生命对话。那些曾经在历史长河里闪耀过的名士，他们的机敏、率真、优雅、慈悲就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通过课堂上的诵读、演绎、感悟被重新串联起来。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心中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此：用温情和智慧搭起一座桥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灵性和风骨，在今日少年的心中徐徐绽放、生生不息。

（作者单位系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政事与任诞

□王 欢

品读《世说新语》，最先扑入襟怀的总是王子猷雪夜访戴那一身清朗月光。王子猷从酣眠中醒来，推窗一望，只见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忽然他来了访友的兴致，可是雪夜里这突如其来的兴致终究没有抵达朋友的门前，“乘兴而行，兴尽而返”。这些人活得让人羡慕：他们喝酒要到微醺，玄谈要言有尽意无穷，连雪夜访友也要让它变得具有诗意——另一次具有审美意义的夜访，发生在700多年后的北宋，那一夜苏轼去了承天寺。

可《世说新语》所记述的又不全是清朗。在《世说新语》里，你会遇见许多这样的人：他们或在竹林中纵酒放歌，或在朝堂上直言犯上，或在乱世里守着一方小小的庭院谈玄论道……然而，他们的洒脱里藏着疼痛，他们在狂放时透着无奈。在魏晋那样一个乱世，人命微浅甚至不如朝露，今夜能够饮酒玄谈，明天也许就看不到升起的太阳。于是，士人选择以旷达对抗生死，以审美消解暴力，以务实抵制威权。

从这个意义而言，《世说新语》并未教人如何获取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引导人珍视兴之所至、倏忽往来的刹那兴致，教人在有限之中体味无限，在琐碎之中持守风流。魏晋士人并未从其所处的时代中抽身遁逃，而是义无反顾地深入其所置身的名教和世俗中，冀以自身微光重新照亮那个腥风血雨、暗无天日的时代。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虽与《论语》四科的名称一字不差，却被刘义庆赋予了新的内涵。

郑玄注《周礼》曰：“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德行是魏晋士人所持守的那一点孤贞——譬如王子猷的雪夜之兴；“政事”门所记录的则是魏晋士人将这份孤贞施之于政的痕迹。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冉有、子路所学无非辅佐家臣之职分，然而到了刘义庆笔下，舞台中央已是手握实权的门阀名士，他们身处八王之乱后的残山剩水，以及门阀间犬牙交错的微妙平衡。比如，陈仲弓任太丘长时，有小吏诈称母病告假，事觉之后竟被判死刑，主簿以为量刑过重，陈仲弓答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又如王安期任东海郡守时，有犯夜者被执，讯知其乃读书人，王安期非但不罚，反称“鞭挞宁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一杀一放，判若云泥，细品之下却并不矛盾——陈仲弓诛品性之恶，王安期护向善之诚，二人心中那把尺子始终是直的，只量人心，不量罪条。

此外，“任诞”门54则逸事，满纸都是不守礼法、纵酒放达的身影。鲁迅先生说得透彻，名士饮酒放达，“其根本处，是为了一面与社会斗争，一面与社会不接触”。王子猷雪夜访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把生命价值从结果拨回到过程本身；刘伶裸居屋中，旁人讥笑，他反而回答“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以荒诞的身体语言说出对世俗礼法的彻底不合作。

从“政事”到“任诞”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司马氏以“名教”之名行篡弑之实，士人要么选择在政务中审时度势、以权变守底线，要么选择以放达的姿态宣布不合作——二者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完整的魏晋风骨，它是士人在政权更迭频繁、动辄得咎的夹缝中，以人格自觉对抗外部重压、以生命实践完成精神超越的独特方式。

这一切的背后，站着心事重重的刘义庆。刘义庆是刘宋宗室，亲历宋文帝对宗室诸王的猜忌屠戮，于是选择“不复跨马”，招聚文人、寄情文史。陈寅恪、田余庆等史家曾点破他的心事：刘裕家族出身寒门武将，文化底蕴不足，取得政权后要向高门士族靠拢，刘义庆编纂《世说新语》本身就是一次文化建设。更深一层，他在“政事”门褒扬宽仁包容，在“任诞”门记录纵酒放达，实则借前朝旧事委婉规谏当世。元人虞集说：“魏晋诸人，所以为此者，诚有见夫世之难处，而思托于酒以自放焉耳。”刘义庆同此心、同此理，他把魏晋士人那种以旷达对抗虚无、以审美消解荒诞的作法一一收进《世说新语》并留给后世。

政事也好，任诞也罢，隔着千年的尘埃依然能够照亮后来者的内心。而这，大约就是《世说新语》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了。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芮城中学）

全年定价：180.00元 零售价格：4.00元 广告经营许可：京海市监广登字20170213号 印刷：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质检电话：010-65369738